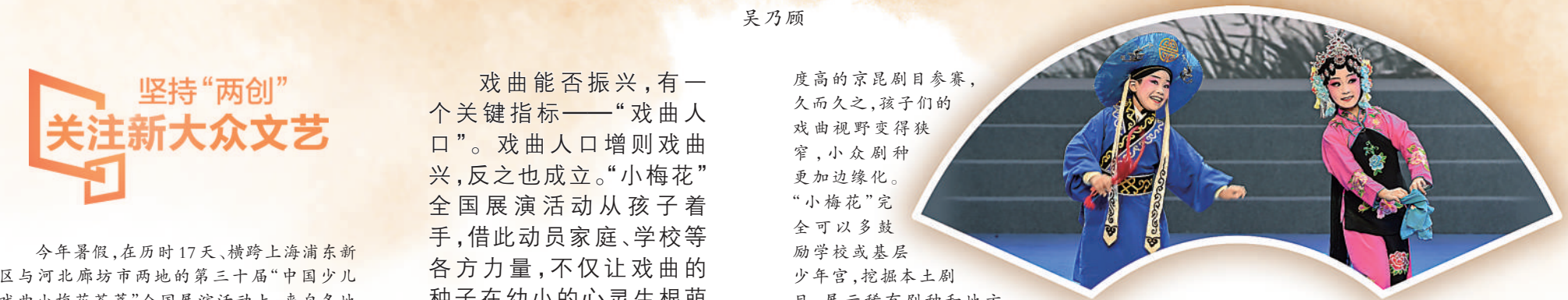


戏曲振兴关键在涵养“戏曲人口”

——从第三十届“小梅花”谈起

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大众文艺

今年暑假,在历时17天、横跨上海浦东新区与河北廊坊市两地的第三十届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全国展演活动上,来自各地的1545名少年参与其中。一张张定妆照,一幅幅节目海报,久久回响的戏腔和观众热情的掌声,共同定格了这个夏天的戏曲记忆。

“小梅花”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,至今已走过30个年头。它是青少年展示戏曲学习成果的平台,也是连接专业艺术院校与国有院团的纽带,在培育艺术土壤、托举青少年戏曲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被誉为戏曲界的“希望工程”。30年来,“小梅花”展演活动见证了7位昔日“小梅花”奖项得主成长为地方剧种活态传承的领军人物,摘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“梅花奖”,实现了专业人才的发掘培养和精准输送。近年来,各省份报送“小梅花”专业组节目数量也出现可喜增长,打破了过去部分地区名额报不满的僵局。

戏曲能否振兴,有一个关键指标——“戏曲人口”。戏曲人口增则戏曲兴,反之也成立。“小梅花”全国展演活动从孩子着手,借此动员家庭、学校等各方力量,不仅让戏曲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生根萌芽,还带动更多群体成为戏曲的未来观众

显,它从孩子着手,借此动员家庭、学校等各方力量,不仅让戏曲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生根萌芽,还带动更多群体成为戏曲的未来观众。

每年展演现场,常能看见父母陪同、祖辈随行、伙伴相约、老师带队的热闹景象。今年“小梅花”业余组共展演165个节目,参与学生1018名,另外还有1430名领队和家长随行。这种由孩子带动家长的情感联结,为戏曲培育了一大批忠实稳定、持续进场的家庭戏迷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年的“小梅花”佩花晚会上还出现了外国小朋友的身影。从本土少年到跨国“票友”,这份难得的学戏经历和审美启蒙,让他们成为戏曲市场的理想观众。

守护戏曲生态多样性,“小梅花”大有可为。全国348个戏曲剧种中,大量稀有剧种已是“天下第一团”的孤团存续。这些剧种普遍面临师资有限、普及率低的现实困境,参赛人数稀少。不同地区的家长、学校和机构,往往为了出成绩拿荣誉,普遍选择程式成熟、认可

论及中国现代都市经验的形成,上海是绕不开的起点。中国现代文学对都市的描摹与想象,也始终与上海紧密相连。

从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《子夜》开始,张爱玲、王安忆、金宇澄等作家不断构建着岁月变迁的上海世界。其中,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《长恨歌》,正是重要的收获之一。主人公王琦瑶40余年的人生,折射出20世纪的沪上生活变迁。从1995年的小说原著,到200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普通话版话剧,再到2005年导演关锦鹏执导的电影《长恨歌》的故事不断被重新讲述。

2023年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启用新剧本,推出上海话版,今年又将它带到北京。

9月的国家大剧院戏剧场,拉开了浓墨重彩的上海之夜。旧式老虎窗、片片屋瓦交叠,悬在舞台上空,这正是王安忆在小说中描绘的城市,繁华璀璨的都市景色是程式化的、带有演出性质的,而“弄堂景色才是真景色”。观众看舞台上的故事,仿佛像鸽子一样越过屋檐,因为这座城市真实的人和生活在弄堂的窗户里面。人与人的亲疏和私话,经由方言显出地域情调。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用评弹转场,又将窗内的私密往事化为可以流转的传奇。

但是如此鲜明的声息与形貌,并未赋予王琦瑶和她的故事以丰富的内核,这尤其体现在关键情节的删减上。在此前版本中,王琦瑶从决定参加选美比赛,到进入社交场众星捧月,每一步都有细致交代。但是新版话剧却让中间的转变匆匆掠过,只留下命运的陡转。

改编当然不必完整复现小说,选美比赛、琼筵派对也不必铺陈为华丽盛典,但它给予王琦瑶的生活期待,会留在她此后的生活中。小说写王琦瑶受到关注后地她从容:“这从容是有成功打底的。”她的快活是虚实各半,既来自生活本身,也依赖外在的光彩。观众需要看到她曾拥有的桂冠,才能理解她后来的眷恋与不甘,以及她为此付出的代价。

这些经历,还需要延续在细节和演员的身体里。小说中的王琦瑶本就有一种家常的美,发生变故之后,她的一举一动、一衣一食仍透露着繁华场上的隐情。这未必是小姐的架子,更是待人的分寸、对体面的坚持、经营生活的韧性。上海话版话剧《长恨歌》更多着墨在王琦瑶浮华褪尽后的日常,自然有烟火人间的魅力,但由于“三小姐”的辉煌没有建立足够的分量,这些琐碎细节很难真正进入观众的心里,王琦瑶最终只是与屋檐、方言、评弹一道,构成了另一种城市景观。

前半生的辉煌如何进入漫长的余生,“绵绵无绝期”的遗憾,如何在王琦瑶身上,化为日复一日的挣扎与坚持,这本是故事最动人、最需要细腻书写的地方。而这辉煌,如何穿过一个人的际遇,一座城市的变迁,照见人们不肯放弃的希望,或许也是我们期待话剧《长恨歌》能进一步通往的方向。

新作速评

近年来,一些人文纪录片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当代表达,成为传承文脉、沟通世界的影像载体。近日播出的纪录片《灵隐》,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又一部作品。该片以杭州灵隐寺为表现对象,纵贯1700年历史时空,从东晋开山建寺到新时代文明新章,以文化交流为窗口,映照出中华文脉的绵延赓续与中外文明的互鉴共生。

该片没有囿于名胜展示与史料堆砌,而是着力让灵隐寺的历史古迹、重要人物、人文精神在当代生活中找到回响。例如,大悲阁后的“灵隐宝藏”,是公共图书馆的早期雏形;与灵隐寺颇具渊源的道济禅师、一休宗纯,是大众熟知的“济公”和“一休”的原型。第四集《典藏》围绕与灵隐寺相关的历史文化典籍与历史遗迹保护展开,揭示了文明延续在于每一代人将先哲智慧之“典”,以各自时代的方式“藏”于物,从而实现从物的保护到精神传承的升华。这种古今呼应,生动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生命力。

作品融合中外专家学者见解,通过一个个文化交流的时空“切片”以小见大,展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、多元一体的格局与

看台人语

最近,科幻题材AI微短剧《归墟》“破圈”,全网播放量过亿。这是一部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“一人剧组”作品:一个人、一天十几个小时、一周做一集,较好地去除了此前同类创作的“AI味”。

其用心之处,集中表现为叙事的细腻、画面的想象力和主题的深刻性。创作者从南极科考发现获取灵感,搭建了一个由自然现象、生物变异等元素交织并具有逻辑支撑的虚拟世界,主题也指向人类生存、地球演化与生态环境这样复杂且有深度的表达。较为严谨的设定、流畅的叙事和精致的视听效果,让观众不仅惊叹AI生成的画面,也能走进AI构建的世界。这正是“讲故事”这一古老行当的看家本领——由虚入实,在虚构中营造真实的沉浸感。

若把视野放宽,一批愈发成熟的AI短剧涌向市场,其创作趋势逐渐清晰:从“降本”到“增效”,更加注重叙事与表达;创作者从“发烧友”向“超级个体”演化,审美积淀与艺术判断力将成为比拼的关键。

(北京市海淀区 李凡)

跨越1700年的文脉回响

——评纪录片《灵隐》

林玉箫 仲星祥



世界文明相互激荡、和合共生的气象。从第一集讲述佛教传入杭州建寺,至第五集讲述灵隐法脉东传日韩、远播世界,外来文明被中华文化吸收、转化、丰富后,又以新的形态回馈世界。纪录片还着重描绘了佛教文化在中外友好交往中发挥的作用。清末,美国木材大亨将28根红松原木捐赠给灵隐寺重修大雄宝殿;1972年时任美国总

艺海观澜

近日,电视剧《交锋》引发海内外网友热烈讨论。这部剧的走红,是近年来国安题材影视创作持续探索艺术边界的生动缩影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的《国庆十点钟》等经典反特影片,奠定了后续国安题材创作的精神底色。1981年,《敌营十八年》揭开了隐蔽战线电视剧的序幕,此后涌现出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《誓言无声》《暗算》《潜伏》《悬崖》等佳作,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类型叙事,带动起一波热潮。

然而,一段时间里,人物悬浮、情节重复等问题在此类影视作品中凸显出来。直到这几年,《暴风眼》《对手》《特工任务》《宿敌》《绝密较量》《惊蛰无声》等当代国安题材作品,打开了创作的“增量空间”,呈现出类型化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。以最新的《交锋》为代表,这批新作的突破性意义,集中体现为彼此贯通的“三重转变”。

叙事范式之变,回答“故事怎么讲”。传统谍战剧大多在封闭情境中营造悬念,“谁是卧底”是唯一叙事引擎,谜底一旦被揭晓,叙事张力便所剩无几。《对手》反其道而行之,开篇即亮明各方身份,把“谁是卧底”的悬念,转

来看,省际、城乡、东西部差异显著。经济发达、院校院团密集、师资充沛的地区,参赛者多,自然获奖者也多。相反,偏远地区和基层县域常常缺席。偏远地区不是没有能学习唱戏的苗子,而是这些苗子难以被看见。“小梅花”的报名机制,不能仅限于各地报送,这样就相当于把人才发掘让位给了区位优势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,顶尖人才的诞生不能仅靠后天打磨,更不能被动等待、随缘招生。戏曲人才的发现培养关口要前移,重心要下沉,主动走进基层中小学、地方社团和艺术院校,建立常态化、全覆盖的青苗筛选机制。只有主动出击,才能让更多来自基层的孩子登上舞台,让好苗子更早期被发现、被培养,戏曲传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与公平。

坚守美育初心,静候满园芬芳。“小梅花”唯有守护初心,把根扎向基层,让更多孩子在戏曲中感受美、体会快乐、收获成长,才能真正打通戏曲人口扩容增量的有效路径,让古老戏曲在广袤的少儿美育土壤里生生不息。

上图为第三十届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全国展演活动现场。 资料图片

统尼克松访华时,亦向杭州捐赠北美红杉树作为友谊的象征。今天,各类国际文化论坛、文化展览常在杭州举办。《灵隐》围绕一座山寺,织就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,至今仍在续写着文化交流的篇章。

灵隐寺的文化意义不止于此。一方面,佛教通过世俗化、社会化进程,融入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。纪录片生动展现了香市、腊八等传统民俗与灵隐寺的联系,也聚焦白居易、苏轼、张岱等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经典诗文,还有悟道、煮茶论诗等东方生活方式。另一方面,作品重点刻画了灵隐寺在烽火岁月中的淬炼与新生。抗战爆发后,巨赞法师以“慈悲护国”理念号召僧众投身救国;太虚大师远渡重洋奔走呼号,推动“抗战生命线”滇缅公路恢复通车,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抵御侵略的坚定信念。今天的灵隐寺,则通过举办慈善文化节、捐赠两岸“同源”桥等形式服务民生、温暖社会。

《灵隐》从千年古刹的文化记忆出发,讲述了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相遇、相融、相生的故事。从历代典籍的守护传承到文物的数字化修复,从文人禅意的生活美学到民间习俗的活态延续,从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到服务民生的文化实践,1700年的文脉回响正以新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。

左上图为纪录片《灵隐》海报(局部)。 资料图片

从反特片到国安题材电视剧——

打开影视创作的“增量空间”

孙佳山

换成10余年间如何布局、斗争、周旋的“时间博弈”。于是,故事的分量系于长期较量背后的世道人心,戏剧冲突也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生死对决,而是隐蔽战线对人物心态、立场与信仰的持久考验。《宿敌》中的国安干警吴豫追查航天城窃密案,一追就是19年,人性的煎熬挣扎、人物的命运起伏,都在较大的时间跨度上徐徐展开,作品获得了更广阔的叙事纵深,也具备了向历史剧品格靠近的艺术可能。

生产机制之变,回答“真实感怎么来”。以往的国安题材影视剧创作,大多聚焦历史题材,2023年,在国家安全部门指导下,聚焦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《特工任务》,把当代真实案例搬上荧屏。作品的时空背景不再是战争时期,和和平年代隐蔽战线的激烈斗争给观众带来新鲜感,也填补了类型空白。隐蔽战线的工作状态,过去的影视创作难以真正触及,只能在谍战剧的类型成规里“照着讲”;而像《交锋》这样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作品,有条件“接着讲”。主创团队多次深入一线打捞鲜活素材,力求剧中细节有据可循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人工蹲守、胶片记录、BP机传递信息,以及福州等地的实景拍摄,都撑

锐见

此前出炉的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,首次将短剧纳入评奖,《盛夏芬德拉》《冒姓琅琊》等15部作品分获5项年度荣誉。而这些获奖短剧,超半数都是由网络文学IP(知识产权)改编而来。

网文成就短剧,有意思的是,短剧也在托举网文。以《冒姓琅琊》为例,这部精彩又严谨的“考据流”网文自2024年9月连载之后,吸引了超500万读者;2025年11月,据其改编的短剧上线一个月全网播放量破8亿,带动原著小说热度飙升,光在读者人数就突破100万。类似的,《大奉打更人》《好一个乖乖女》这些已经完结的网文作品,也因为改编剧集的热播而再度上榜,从剧到文的反向促进效应很是明显。

一段时间里,随着部分网络文学平台阅读数据的下滑,微短剧抢占市场,以及人工智能崛起后“AI文”泛滥导致内容质量下降,人们质疑网络文学是不是开始衰落了?但上述网文与短剧的二重奏意味着,网络文学依然是当下网络文艺的重要源头,依然是数智时代内容迭代更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。

网络文学本身也在变,不再只谈穿越、重生,也不再局限于玄幻、言情等主要类型。时间循环、平行宇宙等科幻设定成为网文创作的热门,并且呈现与日常生活情景相结合的新趋势。此种类型的《开端》《天才基本法》等,无论是文字连载还是影视开发都受到欢迎。采用游戏设定的“无限流”作品也开始崛起。《十日终焉》等网文不仅贴近互联网普及后年轻人的思维习惯,而且以新的方式表现和反思数字化环境对精神生活提出的挑战。

原创以外,IP改编也呈现新趋势。《2025年网络文学IP转化报告》显示,2025年网络文学IP转化同比增长25%,在影视、动漫乃至小说实体书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均已超过50%。各领域的头部作品绝大部分来自网络文学IP转化。特别是由于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率先在动漫和影视领域落地,许多原本受制于成本和技术的原创内容得以开发,大量幻想类网络文学作品被转化为AI漫剧。网文IP正在引领“国漫潮”,动漫全年播放数据排名前10的作品全部来自网文改编。

来自IP改编的正向激励进一步影响创作者,出现了“IP向写作”,创作之初就有意地为未来的影视改编作准备。一个明显的变化是,作品篇幅正在趋于精简。创作者意识到过于冗长的叙事结构不利于版权开发与后期改编,开始主动控制篇幅、打磨叙事精度,这间接促进了网络文学整体创作质量的提升。

当然,客观地看,网文改编过程中,存在一些制作方急于求成导致作品低质化、同质化的现象,人工智能技术滥用,也存在泥沙俱下、有量无质的隐患。如何积极适应数字变革,如何保持活跃度和迭代创新速度,如何以新的内容创意为文化产业赋能,网络文学的应对与探索值得关注。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明瑟 版式设计:沈亦伶